

二十多年前,有一幅“我要读书!”的摄影作品,一夜之间在全国迅速走红。照片上,一名小女孩大大的眼睛里,闪烁着渴望知识的神情,让亿万人为之动容。当这幅照片成为“希望工程”的宣传画后,伴随着千千万万个希望小学的诞生,这动人的目光也定格在人们的心中。

俗话说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当你面对不同事物时,你可以默默无语,但你的瞳仁却已经把你真实的感受悄悄地反映出来了。在大都市喧嚣的环境里,在纷乱、赤裸的眼神交叉中,我寻找着那些真实、深情、瞬间的目光。

去年夏天,我去居家附近的一个瓜摊买西瓜。摊主是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我让他挑了两只西瓜后,他放到秤盘上去称分量。我一边去看旁边的黄金瓜,一边问他多少钱。见没答应,我就转身,正欲问他怎么回事。

只见他愣在秤前,目光盯着左边。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不远处车站旁,一对情侣正在道别。男的推着一辆山地车,女的双手搂着他,在热烈地吻别。那女的穿着吊带衫,浑身散发出青春的气息,摊主的目光里闪烁着失落忧伤的神情。

他缓过神来,不好意思地朝我尴尬一笑,收了瓜钱,他告诉我,他离家时,妻子也是这样依依不舍地与他分别的。如今已二三年过去了,他在城里东拼西凑的,也没落下个地盘来,无法把妻子接过来团聚,每每看到青年男女难分难舍的情景,心里就像被猫抓似的,觉得对不住妻子。

我瞧了他一眼,只见他身上的T恤脏兮兮的,瓜摊里扔着几包方便面和火腿肠,旁边滚着几只啤酒瓶子。“没女人的日子真不好过啊!”他叹道。

生活中不仅仅只有失落忧伤的目光。那天午后,我去单位附近的外滩源散步。正是不冷不热的季节,古典风格的建筑间,有好几对正在拍婚纱照的新人。闪光灯照耀处,都是甜蜜而又幸福的笑容。我发现有一个清扫女工跟在一对拍婚纱照新人的后面,出神地看了好一阵子,目光里充满了向往的神情,漂亮的眸子里忽闪着无限地羡慕。不一会,新人走远了,她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
我走上前,把手中的烟蒂扔在她的畚箕里,随口问她,来这儿拍婚纱照的人很多吗?她答,这儿房子多漂亮,都想在这儿留个终身的纪念。我说,刚才那个新娘子穿的婚纱蛮别致的。她笑道,真好看呵,穿在她身上像一朵盛开的荷花。

我又问,你们乡下有这么美丽的婚纱吗?她说,乡下哪有这么好看的。她又接着说道,不过我已与男朋友说好了,等我们存够了钱,结婚的时候也在这儿拍几张,带回去让老家的亲戚瞧瞧我们工作的地方。那神情,像是在夸耀一件骄傲的事。

“我们工作的地方?”我有些不解。她告我,她男朋友就在这儿做保安。说着,指了指前面教堂尖尖的顶。我急着回机关上班,她一路朝前扫去,嘴里哼起了欢快的家乡小调。

有时候,那些目光里也包含着对明天的企盼。一天傍晚,我在小区旁一所小学门口锻炼。校园里静悄悄的,大门口有一对母女正在向校内张望。母亲约三十多岁,穿得极朴素,她指点着校舍向女儿介绍着什么。女儿长得胖胖的,顺着母亲的指点,使劲向校园里瞧着。暮色中,她大大的眼睛里饱含着盼望的目光,纯洁的瞳仁里跳跃着深深的期待。

原来,小女孩的父母都是小区送牛奶的,女孩正逢上小学年龄,附近又没有民工子弟学校,家里为此焦急万分。这时恰逢市里有政策,外来务工者子女可以进本市学校就读,父亲马上替女儿报了名,开学就可来学校上课了。但女儿在欣喜中总有些担心,拉着母亲先来看看自己将要上学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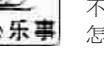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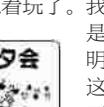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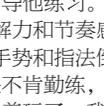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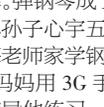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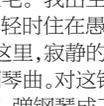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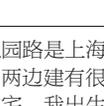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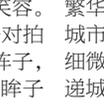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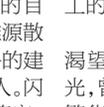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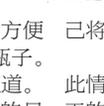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,学校门卫走过来询问,听说如此情况,一聊起来,还是一个地方出来打工的,就把自己的老乡请进去“参观”了。

生活中,这些怯怯的、陌生的、充满渴望的、蕴含着他们痛苦和梦想的目光,曾经被遗落在他们亲手参与建造的繁华都市里。如今,当他们在逐步融入城市的时候,我们该怎样用温暖的心去细微地感受和关注这些目光,向他们传递城市的关爱呢?

面对这些曾被漠视的目光,我们不该也不应忽视!

遗落在都市里的目光

任焱越



今年是上海律师公会成立100周年,主其事者请我开会,因为我4年前著有一本《海派大律师》的非虚构的书,同大律师们混了个脸熟,也对上海律师的前尘往事略知一二。

其实,上海律师100年,也就是中国律师100年。中国律师诞生地就在上海,现在的复兴中路301号那幢楼里(旧时贝勒路572号)。1912年,上海留日法科毕业生发起成立了上海律师公会,并经上海都督批准,律师可以出庭办案,这便是中国律师组织的开端,当时有律师近百人。到解放前夕,律师公会已有会员1347人,大律师沈均儒、章士钊、史良、吴凯声、沙千里、张志让、王造时、韩学章等都曾在上海执业。如果上溯到1869年,华洋杂处的上海租界已有外国律师进入。百年上海,这座东西方文化融汇的国际大都市,注定成为中国律师业发展的重镇。

对上海人来说,律师这个词进入街谈巷议,真正为百姓所熟知,是在改革开放初期,上世纪80年代初,律师制度恢复以后。也巧,那个时候,我在新民晚报任政法记者,开始对律师的采访。如今,30多年过去,那时的人事物如今在眼前。我是骑着自行车造访最初挂牌的、位于中山南二路上的市第一法律顾问处

Evan Savage 已经有超过八十年的驾龄了,但是他生平居然没有一个违章记录。

这位现年96岁的老人是一位退休的红酒酿造工人,他拥有一个完全合法的驾驶证,但他从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,甚至连一次违规记录都没有,他是新南威尔士驾龄最长,年纪最长的老司机。

最近却有越来越多规定表示禁止一定年纪以上的老年人开车上路。最新数据显示,在新南威尔士,有大约十万

上海律师 100 年

钱勤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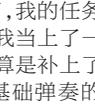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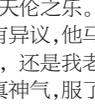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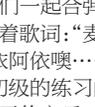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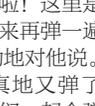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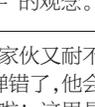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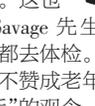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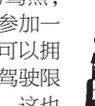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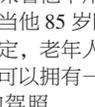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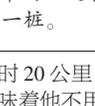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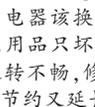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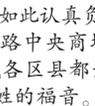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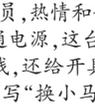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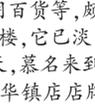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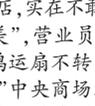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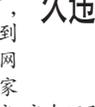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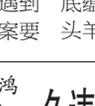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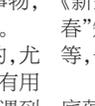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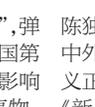
和位于四川北路上的第二法律顾问处(那时还不称律师事务所),先后结识了李国机、郑传本、傅玄杰、赵圭、王琨等前辈律师。1982年元月2日,新民晚报复刊第二天,我报道的闸北区法律顾问处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。此后,我从未间断对律师的报道,现在成为大律师的一批中年骨干,如陶武平、朱洪超、江宪、鲍培伦、吕红兵等都在我们报纸上亮相。记得,报道郑传本律师为蒋佩玲辩护的旁听侧记刊出后,日发160万份的新民晚报“洛阳纸贵”,郑传本一夜走红,全上海无人不知郑传本;报道陶武平的文字在4版头条刊出,标题是“律师界的一颗新星”,弹眼落睛。大律师李国机创建全国第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,报道后影响海内外,人们将这改革的新鲜事物,称之为“中国有真正的律师了”。

律师的舞台是案件搭起的,尤其面对大案要案,律师大有用武之地,一展辩才。那时,每每遇到一一起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大案要

案,宣传尺度相对放得较开,电视台曾在黄金时段用40分钟播出庭审纪实,收视率空前,律师的敢辩、善辩的风采走进千家万户。比如:李国机为薛尚礼、游本昌的辩词;陶武平为潘辛、刘嘉玲的辩词,以及郑传本、朱洪超、江宪、朱树英等大律师都有经典案例和精彩辩词。这30年里,我更多的是在法庭上领教了他们的职业道德、知识结构、辩护技巧、辩护特色,他们的口才源于深厚的文化功底。

当然,上海律师100年,那些播火的前辈大律师让我们深深怀念。他们为推进民主与法治的呼喊和抗争,他们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据理驳斥的风采,都镌刻在复兴中路301号上海律师公会旧址陈列馆内。吴凯声曾先后为被捕的共产党人陈延年、廖承志、陈赓辩护,章士钊曾为陈独秀辩护,“文气逼人,震动法庭,中外报纸竞相登载”。张志让、张耀正义正词严为“七君子”辩护……还有《新生》周刊主编杜重远案、“童涵春”知识产权案、《鲁迅全集》盗版案等,一并载入上海律师公会的史册。

播火传薪,继往开来,有着文化底蕴的上海律师,有责任肩负起“领头羊”的使命。



久违了中央商场维修中心

杨克昌

家里的鸿运电扇坏了,想去修找不到“北”。那些网上的“野鸡”家用电器维修店,实在不敢领教。干脆,旧的扔掉,买新的。

在“国美”,营业员问清情况后说:“你家鸿运扇主机好,只是鸿运扇不转,你可以去中央商场维修中心法华镇店修理。”中央商场维修中心原在南京东路,修理家用电器、日用百货等,颇有名气。可十几年前已经关闭,原址造了大楼,它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第二天,慕名来到法华镇路。这家挂着中央商场维修中心法华镇店牌,只有一开间门面,店面不大,两个维修人员,热情和蔼。只见维修人员一检查,换了小马达,接通电源,这台鸿运扇即正常运转。真是喜出望外,付了钱,还给开具了一张“中央商场维修中心保修清单”,上写“换小马达,30元,保修30天”,还有联系电话号。如此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,已好久不见了。

南京东路中央商场维修中心关闭了,却化整为零,在中城各区县都开设了中央商场维修中心维修店,这是百姓的福音。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,旧的坏的家用户器该换新买新的。但有不少家电用品只坏了一个小零件或某部分运转不畅,修一修,照常使用。这样既节约又延长了使用年限,岂不是好事一桩。



灯花

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,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他不用参加年检了。当他85岁时,新州出台规定,老年人有两种选择,可以拥有一个改进之后的驾照,或者每两年参加一次测试,就可以拥有一个没有驾驶限制的执照了。这也就意味着Savage先生不得不每两年都去体检。

他根本不赞成老年人是“公路杀手”的观念。

“跟走路比起来,我更喜欢亲自驾车时的感觉了。”他说,“我相信只要遵守交通规则,专心驾驶,根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”

据悉,意大利目前正在考虑要不要推出明确规定,禁止八十岁以上老人开车上路,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年纪的老人反应能力已经大大降低。

来自莫纳什大学交通事故研究中心的道路安全研究专家Jim Langford就致力于老年人驾驶问题的研究,他表示,人们普遍的观念是不正确的,“从总体来看,事实是,年纪越长的司机在驾驶中的事故发生率是相对较低的,因为他们的警觉性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的。”

相信这位老人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对他人负责。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“马路杀手”,Savage先生堪称楷模!

来,在我弹曲时,小家伙又耐不住溜开了,可一旦我弹错了,他会不无得意地嚷道:“错啦!这里是二拍。”“是吗?那你回来再弹一遍让爷爷听听。”我激动地对他说。小老师就坐下挺认真地又弹了一遍。弹到兴致上,我们一齐合弹上一曲,他嘴里还哼着歌词:“麦克唐纳有个农场,阿依阿依噢……”

这样,虽然弹的是初级的练习曲,从中也享受了一回天伦之乐。一天,我对他的弹奏有异议,他马上顶着我说:“你老师,还是我老师啊?”当老师的可真神气,服了!

他妈妈回来了,我的任务也完成啦。这档期,我当上了一回小孙子的学生,也算是补上了一堂五线谱和钢琴基础弹奏的扫盲课。然后,走进了老年大学钢琴初级班,开始寻梦!



「驾驶之王」

金凯平

六千个年龄在80岁或者以上的老年人拥有合法的C驾照,还有大约250人有驾驶卡车的执照,有超过2200个80岁及以上年龄的老人拥有摩托车驾驶执照。预计到2030年,65岁及以上年龄的机动车驾驶员数量将翻倍。

来自格里菲斯的Savage先生是在14岁第一次取得驾照的,他当时居住在阿德莱德地区,他向政府交了五先令的费用才获准驾驶汽车上路,而他第一次驾驶的就是父亲的那辆美国进口汽车。“爸爸允许我把它开到学校去。”Savage先生说,“当我开车父亲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,只有我不在时,他才自己开车。”

1936年,他买了第一辆车,一辆二手的福特跑车。二战之后,他就和兄弟一起来到了格里菲斯从事葡萄酒批发生意,那时,他开的是自己买的美国进口越野吉普车。

之后,他的汽车就一步步地升级。当自己的孩子都离开身边时,他的汽车又变成了一部小型马自达轿车,现在他开的是马自达323轿车。

年老之后,驾驶的限制就越来越多,现在他只能在白天开车,时速也不

是,我付了“学费”当起了小学生。他把钱塞进了他的小储蓄罐,拿出了“汤普森浅易钢琴教程”,一本正经当起了小老师。从五线谱开始,看谱打拍子;然后扳着我的手指,说是“一个手指占一个键”,顶着我的手心,要我拱起手掌,摆正姿势;随后跟着他,右手指往上走

do re mi fa so,左手指向下走do xi la so fa……两天以后,终于能看谱弹曲了,小老师弹一遍,我学着弹一遍。有时他弹错了,还会狡黠地望着我眯眯笑,我鼓励他说“没关系,重来一遍”。于是,小时候很熟悉的“麦克唐纳”“扬基歌”等曲从指尖缓缓流淌了出来。几天下

连希俊

so,左手指向下走do xi la so fa……两天以后,终于能看谱弹曲了,小老师弹一遍,我学着弹一遍。有时他弹错了,还会狡黠地望着我眯眯笑,我鼓励他说“没关系,重来一遍”。于是,小时候很熟悉的“麦克唐纳”“扬基歌”等曲从指尖缓缓流淌了出来。几天下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心灵之间有多远

安凉

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,并非两点成一直线,虽然只隔着皮囊。

当陌生人走近时,总习惯瞥一下自己的行李,陌生人走过时,又瞥一下自己的行李。我读到了许多旅途中人眼睛里的不安全感。

现在的人在很遥远的两地就可即刻相识相见,却无法触碰一点真实的体温。炽热的仅是语言,心灵依然遥远。

很多心灵因为远离而生疏,也因为接近而隔阂。

世事总是出人意料,心怀同一目标的人,往往坐不到一块,追求价值各异的人,却能沉潜一气。

远远地观望,看到更多的是美好,近地地察看,看到的更多的是失望。不如保持合适的距离,或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

今宵打诨

江更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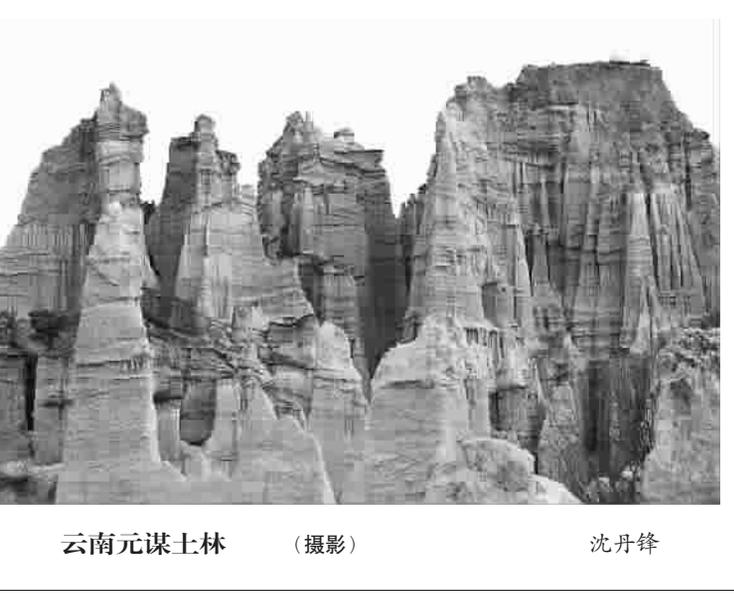
甘当红娘

(饮料)

昨日谜面:只求有个家

(三字经济名词)

谜底:单干户(注:干,干求)



云南元谋土林

(摄影)

沈丹锋

愚园路是上海一条很幽静的马路,两边建有很多别墅和新式里弄住宅。我出生在这路上的蝶邨,年轻时住在愚园路上的愚谷邨。在这里,寂静的夜晚常会传出优雅钢琴曲。对这钢琴曲很陶醉,很羡慕。弹钢琴成了我的一个梦!

小孙子心宇五岁,他妈妈送他到梅老师家学钢琴,学琴过程中,他妈妈用3G手机拍了视频,回家辅导他练习。小家伙有点悟性,理解力和节奏感强,弹琴时的坐姿、手势和指法倒也像模像样,但就是不肯勤练,弹了不到半小时就想着玩了。我一看,嘿,十足是一个凭“小聪明”读书的孩子,这块玉难雕琢!不管小孙子弹得怎样,家里终于

传出了我从小很羡慕的琴声。家有琴声,显得有生气,更和谐。听着孙子的琴声日趋成调成曲,心里可乐乐的!

那天,他妈妈出差了,说要半个多月,陪练琴的任务就交给了我,任务是每天陪小孙子把学过的曲子弹两三遍,不让他把原来学的曲子给生疏了。我可是个乐盲,更不用说识五线谱了,也就只能坐在他旁边,押着他每天练上几遍。小家伙见妈妈不在,搞花样以种种借口逃避练习。看来要完不成任务了,于是急中生智,对小心宇说:“要不,你当小老师吧,教爷爷弹钢琴!”这下他可来劲啦,干脆脆地回答说:好!于

当了一回小孙子的学生



七夕会 赏心乐事



夜光杯